

Real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and society 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和社会的可持续

——访思邦 (SPARCH) 建筑事务所董事 John Curran

采访：设计家 整理：赵夏榕



约翰·库伦 (John Curran)

注册建筑师，思邦 (SPARCH) 建筑事务所董事

2004年，约翰·库伦创办了奥斯普上海分公司，2009年，成为共同创办思邦的董事之一。在他完成的项目中，包括玛丽女王伦敦医学研究中心（该项目赢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奖）。由他主持的上海国际客运中心项目是位于上海北外滩的一个发展项目，于2011年早些时候建成。约翰·库伦同时也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会员，他注重探讨空间城市化和空间的文化庆祝活动的主题。他曾任教于上海的香港大学建筑研究中心。



03 04

01 广东中山市“峰华28”改造项目，施工实景
02-04 广东中山市“峰华28”改造项目，效果图

英国建筑师约翰·卡伦 (John Curran) 在亚洲工作将近十年，创办思邦建筑事务所上海办公室也已7年。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做设计时，他将项目的社会意义视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说到建筑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他说自己

会首先想到“社区的可持续性”，比如思邦在英国就曾通过在城市旧区设计和兴建品质卓越的社区中心，为整个社区带来了更健康的社会风气、更繁荣的发展走向，更强烈的居民自豪感与幸福感，约翰·卡伦更提倡这样的建筑设计

与项目开发。在访谈中，他介绍了如何基于项目所在社区和城市的历史与将来、自然条件与材料、项目预算等，形成恰当的思路来满足实际需要，实现具有创新性的设计。

“可持续性”要扩展到社会层面

《设计家》：您怎么看待建筑与城市的可持续性，其中有哪些要素是您特别关注的？

John Curran：谈到可持续性，它不只是环境的可持续，应该是个更大的概念。我们首先会想到社区的可持续性，社会层面上的可持续性。我们认为，社区和社会应该具有包容性，有很多功能，而非单一功能。在经济上，项目能够为当地人创造工作机会。可持续性的发展，需要政府层面和开发层面上都满足一些条件，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考虑环境和建筑问题。具体到“环境友好”，要看它是不是在当地取材，应用当地的工艺。在建筑上，最基本的是要做到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在此基础上，如果业主有相应的预算，则可应用更多技术手段，如太阳能技术，如水冷却技术等。

《设计家》：能否结合您的经验，展开谈谈您对“社区的可持续性”的看法？

John Curran：我们在英国有一个社区中心项目，项目位于城市里的一个旧区，它是一个文化教育设施，包括小孩子的教育空间和夜间大学等。项目建成后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地居民觉得虽然自

己的生活条件不好，但在社区里拥有这样一个在英国称得上比较现代化、比较好的建筑，都很自豪。项目引起了“蝴蝶效应”，在其他方面也起到带动作用。开发商因此看到该地区的发展潜力，看好它，这个区域后来就变得繁华起来了。

《设计家》：在中国，对城市及周边进行大规模开发还是近些年的事情。您认为，贵公司或个人的经验里，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John Curran：有时候我们会去苏州、南京等地出差，看到一些大型的城市规划。我们有个想法：是否不要做得太大，宁可从小的小区开始做？在欧洲也发生过这样的过程，移民、拆迁、重新安置群众，让他们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腾出土地重新开发，这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伦敦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有些政府的官员已经意识到，这样相当于把社会进行割裂——这里是富人区，这里是贫民区。所以希望中国各个城市的政府不要再重蹈覆辙，对旧城区采取整合改造开发。前任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 (Ken Livingstone, 人称“Red Ken”，即红色市长) 对城市开发的观点，也是认为不能割裂社会，如果要开发一个区域，或者对原有的城市布局有所保留，或者把高档的和低端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也像我前面

说的，可持续性发展不只是环境问题，也是社区问题。

《设计家》：您在中国有哪些相应的实践？怎样针对中国的国情、地域文化来开展设计？请举几个例子。

John Curran：一定要考虑差异，要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在当地不同的情况？我们并不重复自己的设计，每个项目的设计都有独特性，并符合当地的情况。比如2008年我们为汶川灾后重建做了一个公益项目，与一个慈善机构“牵手成都”合作的“心灵之花”项目，即使用回收的集装箱来改造成一些可移动的有特定使用功能的房屋，包括医疗诊所，托儿所，图书馆，教室，娱乐室等，运到四川山区的雍子村等村庄，在当地形成临时的小型社区公共设施，服务当地的村民，这个项目很受山区的村民们的欢迎，因此我们还曾有幸向胡锦涛总书记介绍过这个项目。

改造与重建，由点到面激发区域活力

《设计家》：思邦在亚洲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位于新加坡克拉克码头水岸区）就是一个重建项目，它旨在达到什么效果？为此设计者做了哪些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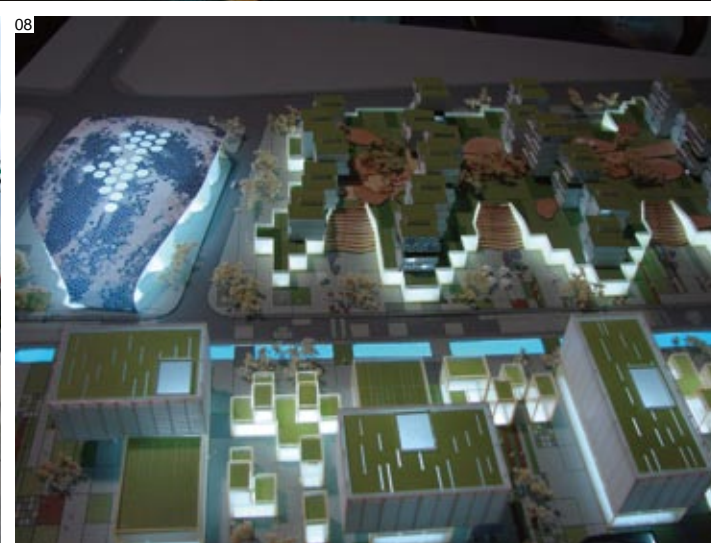
John Curran：克拉克码头区曾经是新



01



05
06



07 08

加坡主要港运的仓储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这个区域已成为城市的中心区域。在重建之前，整个区域的仓库类建筑已经被弃用，客户想知道能在这个地块如何改造和利用这些已成为历史保护建筑的库房，通过引入商业和休闲活动，吸引游人和当地人重返这片具有历史意义的水边胜地，将克拉克码头水岸区重新打造为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场所。

需要解释的是，新加坡气候湿热，不适合在户外长久停留。我们想的是怎么让人们在室外感到舒服，能把咖啡馆、酒吧等延伸到室外空间去。现在克拉克码头灯火通明，环境非常浪漫。我们通过雨篷设计来为公共空间遮阳，这些雨篷通过低能量风扇将气流吹到人所在的高度。气流并没有经过冷却，但流动的气流给人一种舒适凉爽的感觉，可以使人体皮肤下降3到4度，营造了一个舒适的露天环境。我们想谈谈这些公共空间如何创造一个人文环境的。比如说，在两条主要步行街交汇的小广场上设有一个喷水池，你会看到孩子们在这里追逐玩耍，乘凉躲太阳，气氛很好。如果把喷泉关掉，广场空间会显得更大，可以用来举行节日庆典或音乐演出活动。现在，这里是新加坡城市名片的一部分，是新加坡主要的节庆聚集地和旅游必去的目的地。如果你坐飞机去新加坡，着陆之前会看到机上的旅游指南，把这个景点介绍给乘客。

《设计家》：在中国，思邦也进行了一些改造项目，比如说舟山沈家门渔港地区滨海路改造，这一项目的思路是怎样形成的？

John Curran：舟山是全中国唯一以群岛设市的地级行政区划，拥有瑰丽神奇的自然景观。这是一个可以远离城市生活作短暂休憩的地方，还可以吃到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海鲜。我们承担的“沈家门渔港地区滨海路改造”项目是沈家门渔港沿2.5公里海岸线的“远景”改造项目的启动部分。在这个综合商业区的规划中，设计了三类各有侧重的功能层面。规划的第一层是围绕沿着海岸线新建有滨海散步道的滨海路，并沿街布置当地著名的“海鲜夜排档”；规划的第二层是在滨海路北侧设计一条集购物和娱乐为一体的新步行街，我们想让它保持开放和自由的格局；规划的第三层是在基地的最北部设计一处

居住区，它们沿着山脚布置，将会延伸到山腰上的现有农家村落。据了解，舟山现在人口增长很快。我们想的是，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下，怎样使规划和设计舟山优美的环境及那里的山和海相和谐。

舟山生产暗色的青石和淡色的斑纹花岗石，我们的概念是“营造舟山，舟山制造”，希望使用当地的石材和当地工匠，做到就地取材。

我想谈谈沈家门的“海鲜夜排档”的重置。整个排档，从开始有设计想法到完成建造一共只花了一年，速度很快。对于79家餐馆来说，建筑预算并不多，但我们想证明我们可以通过简约而高质量的设计应对这一挑战，而且我们成功了。记得去年下半年，排档完成后，客户带我去一家店，店主此前在别的地方经营夜排档15年了，这里的排档建成后，她觉得这环境是她需要的，挣钱也更容易了：厨房的设备专业，有更好的空间把鱼摆放出来，店里能摆下十张桌子。每一家夜排档之间的墙是可以折叠开启的。如果有人需要举行宴

席，一个小餐馆不够用，餐馆之间还能互相合作，扩展经营空间。我们也在夜排档之间的公共广场里做了一些景观雕塑，有可以随风飘动的“鱼”造型。大人们晚上喜欢在这里跳舞，孩子们则喜欢把玩这些鱼造型。当看到这些地方被利用起来，并且当地居民如此享受时，我们便颇具满足感。

《设计家》：在舟山项目之外，思邦近年来还实施了哪些改造和重新发展的项目？

John Curran：近期，我们在广东中山做了一些改造和发展项目。中山“峰华28”项目本来是一个旧仓库，我们把它改造成类似上海的“8号桥”这样包含创意产业的空间。这个项目的业主是一对做服装生意的夫妻，他们设计、生产和出口服装。他们是中山本地人，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十分关心，成功后想回馈社会，看怎样才能帮助改善城市环境。考虑到环境友好，我们选择不拆掉旧建筑重建，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善，给它焕发生机的机会。鉴于这个项目的时尚背景，我们使用了编织的元素，让人感觉好像有飘带在穿

针引线；我们把经过演化的“蝴蝶”元素（同时也是业主公司LOGO的一部分）应用在建筑和环境里；在比较高的楼层，我们在办公室之间做了一些天桥、走廊，形成一些公共空间，让人们可以在这里交流。改造后的环境既有很好的购物空间，也适合家庭活动。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改造模式，打算推广和扩大，所以我们又得到另一块土地来做设计。到了项目的第三期，将是一些新建筑，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工作、生活和休闲娱乐的空间。

思考差异，寻找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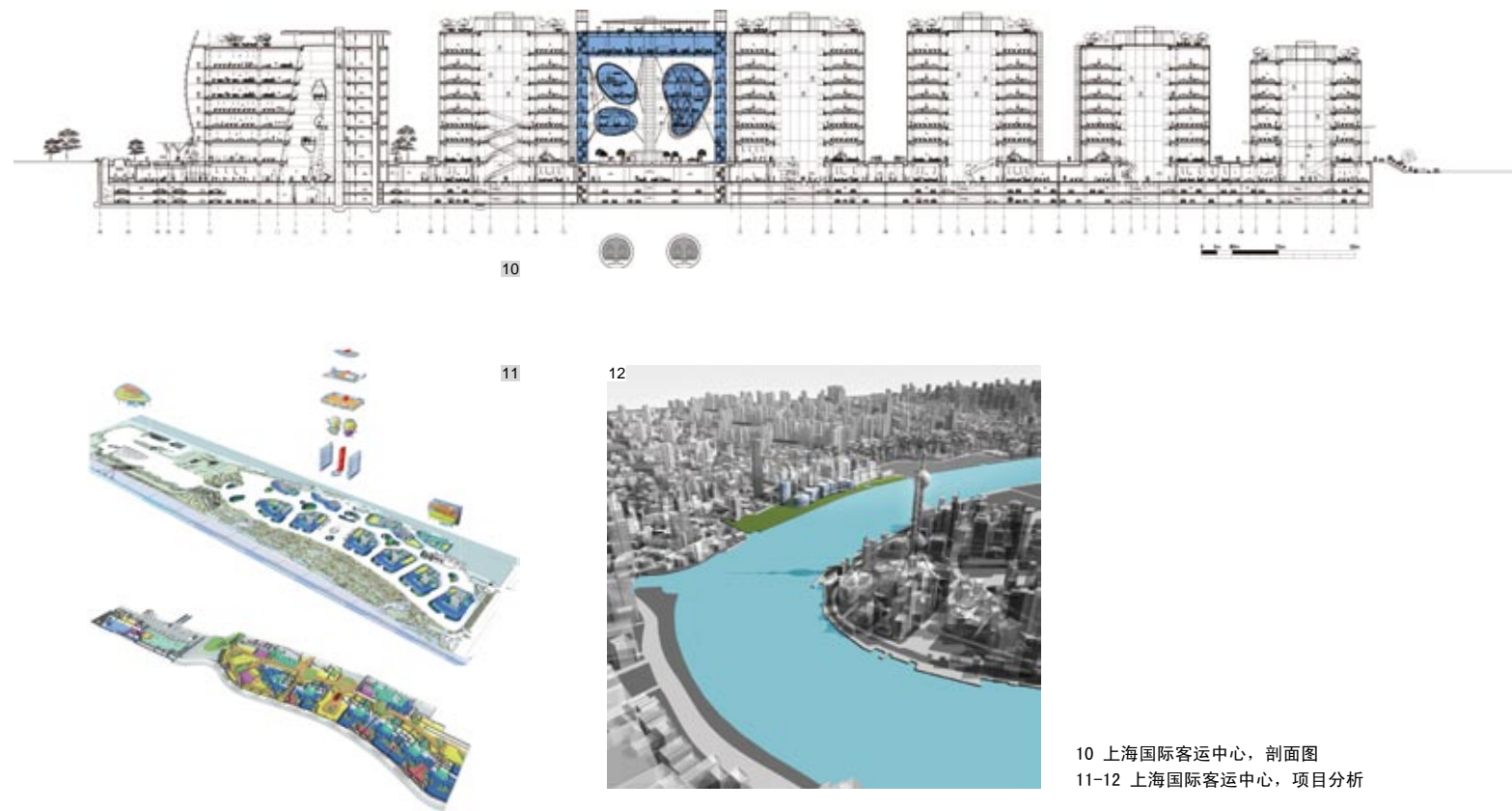
《设计家》：请谈谈思邦在中国和上海发展的现状，您如何看待思邦在中国发展的方向？

John Curran：思邦在亚洲发展已经有将近10年了，目前除了伦敦之外，在北京、上海和新加坡都有办公室，在吉隆坡和阿布扎比也有工作人员。我们有100多位

05 浙江舟山沈家门渔港地区滨海路改造项目 效果图
06-07 浙江舟山沈家门渔港地区滨海路改造项目 实景
08-09 浙江舟山沈家门渔港地区滨海路改造项目 规划



09



10 上海国际客运中心，剖面图
11-12 上海国际客运中心，项目分析



13-14 上海国际客运中心，建筑外观
15-17 上海国际客运中心，内部空间

设计师，分别来自十六七个国家，我们希望能把国际性和多元文化相结合。7年前，我建立了上海办公室，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机会。但我们不希望规模扩大得太快，希望保持与欧洲的联系，保持多元化的公司文化，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师在亚洲、欧洲和中东流动。我们希望维持这个格局，也希望保持项目的多样化——在中国，因为市场的关系，我接触到了更多大型混合商业项目。在此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经验，而且也一直努力将不同的文化体现在项目设计中。以后，我想在中国接触更多公共文化项目，就像我们过去在欧洲做的一样。

《设计家》：说到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寻找机会做更好的设计，您是否能举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如何将各方因素综合起来，最终取得综合性的成功？

John Curran：可以谈谈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这个项目。就像新加坡克拉码头一样，这也是个滨水项目。我很喜欢住在上海，经常在外面逛，同时对上海的历史也很感兴趣。在黄浦江这一带，浦东和浦西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像是两个城市。

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项目的开发商是

有想法的，他们对商业因素也有一些考虑。开发商希望容积率上更有效益，我们希望项目所在的社区变得更适合大家去居住和生活。当时做方案时，政府也给我们一个指标，要求60%以上用作公共绿地。我认为这很好，很有前瞻性，将来人们可以在这里流连和休闲。我们希望用别样的方式去思考项目的条件，比如我们的确有创造高密度空间的压力，但还是可以有走廊和花园、有开放性的公共空间，而且公共开放空间不一定要设置在地面层。我们也希望做一个现代的建筑，作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滩在21世纪的延续。总体规划阶段引起了上海市市长韩正的热切关注，我们的任务是为中心打造一座充满自信、生机勃勃的门户。这些建筑要自信满满地屹立于3艘大型游轮旁边，这3艘游轮随时都可能在码头停泊。我们把建筑相对集中在右边，成功达到了这一效果。

对于这个地块的功能，由于这个地区已经满足商业空间的需求了，我们想要把这个项目做成商业、文化、展览、休闲、办公功能混合的场所。建筑落成之后，让它成为东大名路上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形成一个城市舞台，可以作为举办活动的

场地。我们有一个想法，想营造一个“门户”，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很有印象——你坐船到上海来，到了这里就有“我到了！”的感觉。在“门”（7层楼高的三维钢结构门型建筑）的框架下悬挂了一组感觉像水晶灯似的悬挂物，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联想，你可能会认为它们像泡泡、气球等，置身其中有太空舱的感觉，它们可以作为酒吧、咖啡厅等。我们设想，如果你想在“门”这里挂一个大屏幕，也可以。空间的通透性形成了很模糊的一种概念。建筑最终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设计家》：在生态和节能方面，这一项目做了哪些探索？

John Curran：在这个项目里，“遮阳”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建筑朝南面向黄浦江，景观便要向南开放，所以正南这一面大量使用玻璃，从而打开视野。考虑到南面的遮阳因素，我们沿着南立面采用了遮阳双层幕墙。我们在设计阳台时，让阳台为两三户公用，形成公共空间，让相邻办公室的人们也可以走出来在这里碰面——我们叫它“亲邻阳台”。

项目任务书中要求50%的面积需要作

为地下空间，为了让自然光线到达地下，思邦设计了一系列蜂窝状下沉广场，这样无论人们站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下沉花园。人们根本感觉不到是在地下层，就像在地面上一样。地下空间的使用本身也有节能效果。建筑还通过新型江水降温系统进行降温，这个系统把黄浦江的水通过地下管道引进来，利用水冷却技术结合空调使用，大大降低了夏季的能源消耗，河水被净化后再放回黄浦江。

《设计家》：在建筑设计之外，您也有管理的工作要做。您认为，怎样保证项目的品质？

John Curran：这要靠员工在各个阶段的沟通工作。我认为要保证项目的品质，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有才能的设计师团队，为每一位业主每一个地方量身打造适合它们的设计。这支团队里有我们的董事、副董事和项目建筑师。二是拥有一支优秀的项目管理团队，他们负责与业主协商设计事宜及建筑日程安排，并了解当地政府规范，保证按时、保质地完成我们的设计工作。在中国，我们的成功之处便在于高质量、准时地完成工作。

